

当作家“创造”作家

文 / 阿光



一个作家，写出杰作，成为后代同行膜拜的对象，这没什么稀奇的，但有一些作家还能得到额外的礼遇，那就是他们自己也成为被书写的对象——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传记，而是化身为虚构人物，为后世提供原型、素材以及灵感。

英国作家亨利·詹姆斯就是这样一个人。在他去世差不多100年后，本世纪初期，突然冒出了好几本以他为原型的“同人文”，其中最出名的当属爱尔兰作家科尔姆·托宾的《大师》，这本书入围了布克奖决选名单，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国际声誉。而最苦涩的，大概是英国作家戴维·洛奇，2003年，他兴致勃勃地向出版社提交了一部手稿，名为《作者，作者》，但意外得知科尔姆·托宾也就同一主题写了一本厚书，而且很快就要出版了。

不难想象戴维·洛奇当时的绝望心情，而且事有凑巧，两本书关注的都是亨利·詹姆斯创作生涯中的所谓

“中年危机”。原创性是小说的生命，如此撞衫带来的后果显然是毁灭性的。事实也证明，戴维·洛奇的书在很多方面都生不逢时，在《大师》和其他几本相同主题的书频频获奖的时候，他却门前冷落鞍马稀。这显然令他心灰意冷。两年后，他又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亨利·詹姆斯之年》，详细描述了自己写这本书的心路历程。他并未隐瞒自己惨淡的心情，说，“时间会告诉我，什么时候我能从职业生涯的这段插曲中走出来，将其抛在脑后，或许那就是我终于可以决定去读《大师》的时候。”

戴维·洛奇本不必哀叹，事实证明，以作家为原型搞“同人”创作的作家正变得越来越多，其间浮浮沉沉本属正常。很多人写契诃夫，很多人写陀思妥耶夫斯基，更多人写莎士比亚，而且他们都强调自己写的不是传记，而是实打实的小说，不接受历史真实性的考量，也无所谓他们塑造的形象是否符合公众的固有认知。对

于这种现象，有人视之为虚构的衰落——重要的不再是写什么，而是如何去写，如何创造新的视角、新的解读，如何让历史中的人物接受现代观念的考量，又如何借他人的酒杯，浇自己的块垒。

但无论这些作家如何强调自己不为尊者讳、不为死者讳，读者还是能经常看出他们怀着恻隐之心，经常看到他们心头软了一下。比如都是写亨利·詹姆斯，《大师》像一场意识的苦旅，潜入主人公的内心，五百多页写得静水流深；《作者，作者》则写出了主人公“像粉红色小岛”一样的肚臍，写他的谢顶，他的痛风，还写他的嫉妒和算计，最终写到他如何徘徊在死亡的门口。作为最终的读者，我们能看出科尔姆·托宾和戴维·洛奇的兴奋与激动、沉潜与挣扎，他们显然是在抒发独属于自己的生命体验。也许对于他们而言，最重要的不是写成了什么样，最重要的永远是：写出来。□